

思想蓝皮书
SIXIANG LANPI SHU

人“快”了

REN KUAI LE

张德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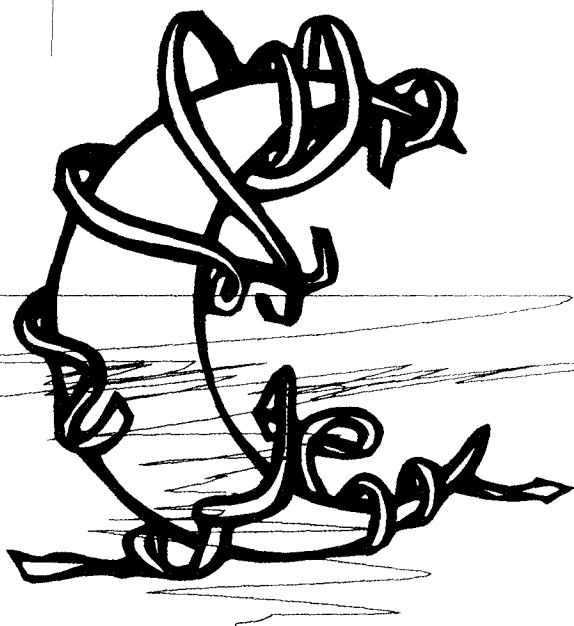
北京文艺出版社

理想藏书

人“快”了

RENKUAILE

张德祥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快”了/张德祥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9

(思想蓝皮书)

ISBN 7-5378-2430-4

I. 人...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7262号

人“快”了

张德祥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59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2430-4

I·2319 定价:13.00元



作者简介

张德祥 1958年生于山西省临猗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悖论与代价》、《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现代化与精神遭遇》、《文心独白》等。

感谢关注：

“”

责任编辑 席香妮
责任校对 马 峻 史晋鸿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工作室
(010) 64627077



自序

活到四十多岁，可以说人生过半，该明白的明白了，不明白的还是糊涂。

这个世界，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真复杂，全取决于人，是要活出简单还是要活出不简单。活出简单要大勇气，活出不简单要大智慧，最难的是既无大勇又无大智的芸芸众生，在红尘中俯仰，不愿简单，只愿往不简单的境界活去，越活越复杂，人生像一团麻，纠缠不清。《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说得好，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可是，人都愿好不愿了。

不愿了，人还是“快”了。现代化使人的脚步快了，使人行走的速度快了，人在“高速”中奔波，离目的地就快了。所以，在这个现代化的加速度的激烈竞争的社会，最难的是使自己慢下来，在慢步中欣赏风景，欣赏思想，欣赏生命，欣赏从容。

收集在这里的文字，不过是这几年在生活中的撷拾，似庄似谐，点点滴滴。但愿这点滴能化为雨丝，降一降窗外那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今年春天，沙尘暴格外肆虐，似乎是要把滚滚红尘压下去，否则何以如此接二连三地凶猛而来？

风还在吼。

尘还在飞。

人还在奔。在红尘中，在黄尘中……

2002年4月8日，北京



思想蓝皮书
SIXIANG LANPI SHU

目 录

自 序	1
照“旧”	1
过“年”	4
“有钱”与“没病”	9
“成名”与“露脸”	10
“人名”与“名人”	13
头发悲喜剧	15
拳头之用	18
字如其人	21
说马何不由缰去	24
“弈”想天开	27
望“洋”兴叹	37
人“快”了	48
蚊天之“虫”	51
天高“皇帝”近	55

“土”风日下	59
“娱”而“乐”乎	62
模仿“秀”乎	65
木门为“闲”	68
前辈与新秀	71
龙游石窟一叹	75
山不在高	78
日子与担子	81
 诗还没有“上吊”	 84
“闭门”才能“造车”	87
文学与隐私	90
农民与作家的胡拉乱扯	93
思想如水	98
落尽繁华说文学	103
名著遭遇改编	108
批评乱弹	111
“骂”比“捧”好	114
手稿的“意”与“味”	117

书的滥与缺	120
王朔是一面镜子	122
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	126
《人之窝》读识	134
李锐印象	138
成一印象	142
诗人贾平凹	146
游刃于心	149
浩然的命运与文心	152
情归何处	158
现代化与人文精神追寻	165
二十世纪:历史·农历·文学	186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漫议	200

照“旧”

这些年，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新东西层出不穷，新观念如雨后春笋，新新不已，人们乐“新”不疲地追赶着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不过，热“新”者也难免无所适从——今天流行这个，明天时髦那个，刚刚时兴的新东西还没有完全适应，刚刚接受的新观念还没有完全理解，转眼之间就陈旧了过时了，又有新东西在向你招手。你难道不喜欢更“新”的吗？你难道愿意与陈旧为伍吗？陈旧意味着什么？陈旧意味着过时、落后，更重要的是，陈旧意味着“衰老”——判断一个人是否还年轻，就看他对新事物的兴趣如何，如果没有了追逐新潮流的兴致，说明已经失去了生命激情和生活热情。难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于是，还得硬着头皮弃旧图新，跟在“新”的屁股后面气喘吁吁地亦步亦趋、趋之若鹜。一百多年前，面对西方工业化蓬勃发展，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只有到今天，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新新不已”的追迫。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老”了，反正对“新”的大兴趣已经今非昔比，自觉不再是一个热“新”之人。相反，倒愿意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反而对“旧”发生了兴趣，也渐渐发现了“旧”的魅力。是的，一个人走过了一段路程就难免要回头看一看，一个人经历了一些岁月也难免回首当年。人过中年，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怀旧”情绪，原因是“旧”成为生命存在的体现，岁月流逝将“新”都变成了“旧”，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凝聚于与时俱逝的往昔之中。人这一生，前半生总是朝前看，人人似乎都前程似锦，前途光明，前面有着无限的诱惑，热情和幻想把人推向“新”的目标。当人生过半，前面有什么和没有什么，大致都看清楚了，再没有什么扑朔迷离、色彩斑斓的“泡泡”了，于是，便想回过头来看看那如烟往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怀旧者，必老矣！“旧”总是和“老”相邻相依。人总是要老的，谁也不可能永远是“新人”，新人总会变成旧人，无论怎样在脸上涂脂抹粉，也无论怎样养生驻颜，自然规律都不可抗拒。但“喜新厌旧”又确实是人根深蒂固的本性之一。“喜新”固然无可厚非，“厌旧”又何必太急呢？

“旧”是什么？是发黄的照片，是褪色的衣物，是多年的老朋友，是陈年老酒，是三秋树。虽然“旧”的面貌上黯然无光，却见尘埃落定、繁华落尽后的朴素和本色，没有艳丽，没有矫情，没有做作，只见宠辱不惊的平淡。“旧”的本性不是投时所好、趋炎附势、媚俗应市领风骚，而是安之若素、顺其自然的从容。“旧”是岁月洗礼过的“面孔”，是沧桑后的“风度”。

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根非常发达的“怀旧”神经。那些大哲先贤们好像都有一种“怀旧”癖。孔老夫子“信而好古”，一心想恢复早已崩溃的“周礼”，周游列国，想在天下施行“仁道”。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人家说孟子好辩，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向往的正是上古“三代”的“仁政”，对他所处的“新”时代进行了激烈批判。后来的儒家哲人无不对越来越远的“三代”充满向往之情，是一种典型的“怀旧主义”。至于老子更是向往“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社会。到庄子就干脆要“绝圣弃知”，回到蒙昧的原始社会，简直就是“倒退主义”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主脉，“儒”“道”两家都有一种“怀古”情结，他们大都把“远古”作为“理想”。这个“旧”怀得可真是够深够远的了，一下子就怀了几千年，到底是圣人哲人。

“怀旧”无疑是“老”的标志。一个人有了怀旧之情，不仅因为他有“旧”可怀，还在于他对“新”失去了兴趣——不是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就是追不上“新”潮流了，要么是把“新”看透了——“新”“旧”不过是时间之隔。岁月无痕，赋新为旧，一切都曾“新”过，“新”过就是“旧”，一切都逃脱不了“旧”的命运。每天升起的太阳普照万物，就仿佛是每天给万物添上一层“旧”的色彩，什么不是太阳给照“旧”的？谁不是被太阳照“老”的？所以女人们总是要往脸上涂抹什么“防晒霜”。无奈新旧不由人。忽然一想，新与旧，不过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位置不同而已，先者为旧，后者为新。难怪这些年文坛上闹“新”的同时也在闹“后”，原来闹“后”也是闹“新”。闹来闹去，都闹成了“旧”，那又何必闹呢？何不顺其自然？新为时新，旧为时旧；新有新的光彩，旧有旧的意味。旧之所以有意味，就在于它经受了更多的时光，岁月风霜将新奇变成了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可人为什么不喜欢平淡呢？

3

由此观之，“旧”是一种品味，一种气度，一种境界。“旧”是一种距离，距离产生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否欣赏“旧”，实为人的精神品味和审美能力的一种标志。难怪那些大哲们都有一种思古之幽情！

过“年”

一年当中，大大小小的节日有多少？没算过。但在中国人的心里，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过年”。过年有种种内容和形式，张灯结彩，祭祖敬天，贴对联，剪窗花，走亲戚，串朋友，穿新衣，放爆竹，踩高跷，闹社火，扭秧歌，唱大戏，吃香喝辣，互致那句发了霉的千年老话“恭喜发财”，气氛真是其乐融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外的游子游女们都要“回家”，一定要在年前赶回老家，甭管是在外经商打工还是做官为宦，除非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大都要赶回老家享受那份除夕之夜亲人团聚的千金一刻的“过年”氛围。就连鲁迅先生当年也难以免俗，有文为证：“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可见，“过年”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归宿”的情感，总要回到故乡老家，回到生养了自己的那块即使落后、偏远、贫穷的热土上，这无疑也是回到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年境中——回到过去了的那些

“年”。

不知不觉中,已临近年末岁尾。又到了过年的时候。小时候记得母亲常常感叹,日头走得快了,日子短了,“嗖”一年,“嗖”一年,过得真快。少年不识愁滋味,哪能理解母亲的这种感叹?反而觉得一年是那样漫长,总是盼着“年”的早日到来。不知道是社会“过”了几十年,一切都高速度、快节奏了的缘故,还是自己“年”过得渐渐多了,人到中年的缘故,如今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岁月如梭的感受:一年过得真快,刚过了年不久,转眼又到过年。童年少年时期那种早早就盼望过年、久久等待着过年而年总是迟迟不肯到来的心情似乎也被过去的那些“年”所收藏,永远留在了那些“年”里而变成了历史,变成了记忆。如今过年,早失去了那份期盼的兴致,不是你盼过年,而是你不过也得过,时间不允许任何人留在年这边而不过。“年”是越来越乏味了,那一顿“年夜饭”——饺子,平日也不知道吃过多少次,怎么也品不出过去那一年一次的香味了。尤其是在城里过年,与平时过日子没有什么异样,“年味”更是淡得可以,冷冷静静,无声无响,各自也只不过在家里看看电视里那些大同小异、似曾相识、年复一年的晚会而已。于是,想到了回家,也许只有回到老家才能“找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才能“找到”过去的那种年味?但是,过去的就永远成为过去。过年过年,就是将“年”“过去”。丢失了的东西或许还能找回来,但过去了的“年”是永远找不回来了——即使回到老家,能找到的也许仅仅是老屋土炕,是院子或园子,是院子或园子里的那两棵枣树或槐树,是收藏在那枣树或槐树年轮中的依稀记忆,却是找不到那些永远过去了的“年味”了。

年不知道为什么越过越平淡无味了。是因为人长大了,失却了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天性了吗?是因为过年过得多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去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才能穿上的新衣,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日常衣

着了，从而也就没有了那种兴奋与喜悦了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年已经从日历上向我们走来，但就是不见年的气氛出现，也就是鲁迅所写的“气象”。这才是年越来越乏味的原因。如今的过年是再简单不过了，没有了种种的“迷信”，也就少去了种种祭祀活动，没有了种种讲究，也就没有了种种形式的热闹，只剩下了“包饺子”这一件与吃有关的传统。足不出户，电话拜年；冷冷清清，死气沉沉。难怪现在的儿童也不再盼年。“过年”，被中国人叫做“春节”，曾经是万民同欢、普天同庆的“节日”——是中国人创造的富有东方意味的“迎春”“闹春”因而也“春意闹”的文化节，形成了绵延千年的群众性的“年文化”与“年气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节日不再像节日倒像是休息日，没有了庆贺，没有了热闹，没有了家家户户洋溢出来的“年”的文化气氛。

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获得了很多，也使我们失去了很多。过年，也许原本的意义就是让一切都成为过去，连“过年”本身也不能例外。流年逝水，是之谓也？

“有钱”与“没病”

生活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有什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它不是诗，不是歌，却能广泛流传，原因大概是这句不无幽默的大白话，于调侃之中表达了人之常情：谁不想健康与富贵？谁又愿意与贫穷和疾病结缘？“马行不远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民间谚语就是这样，通俗而精辟、俏皮而深刻，所以会不胫而走。在民间，流传着许多通俗俏皮而又通情达理的谚语与歌谣，足见民众的语言智慧与艺术才能。有时读数十万言的长篇“大作”，不如听到一句民谣更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母亲，一点不假。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暂且打住不提。

且说这一“钱”一“病”，一“有”一“没”，概括了人生之大愿。好恶分明，人心所向！但是，这种人生大愿在每个人身上总是难以如愿，不是缺钱，就是有病，“此事古难全”。人生于世，总难脱这一“有”一“没”的困扰，终年不得省心安神。

人都不想有病，但医院里还是人满为患。人躲病，可病不躲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病魔”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撞到

了人身上，好端端的人就成了“病人”。芸芸众生，凡胎肉体，很少有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大门的。走进医院，科室项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人声嘈嘈杂杂，脚步趑趄趑趄，各种病人的愁眉苦脸扑面而来，各种病人的呻吟哼吁不绝于耳。不知是医学更发达了，还是病魔更猖獗了，所见所闻，不能不使人产生那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喟叹。看着疾病对人的折磨，也才真理解了“千万别有病”这句话是多么地入耳入心啊！

万一身体有了病，治病是要花钱的，所以说“千万别没钱”。谁都知道，医院大门朝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钱”之重要，人人皆知。且不说它能使人富贵，使人腾达，使人想做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只说治病这一条离不了“钱”，谁也不敢小瞧了“钱”——谁不要攒俩钱以防万一？在人人都明白了钱的重要性之后，“钱”似乎也“小人得志”似的长了脾气，挣俩钱越发不容易。人日日所劳、夜夜所虑，也不外是为了“别没钱”这仨字。弄不好，积劳成疾、积虑成患倒有可能——由防患而患，出发点终于变成了目的地，“钱”终于让人得了“病”。

8 “钱”看起来是个好东西，很少有人不爱它，但它实际上是最大的“病”因。且说它在流通过程中携带的各种病菌，到处流窜，四处传染。记得那年去看一位朋友，进门后，发现这位朋友的眼睛又红又肿，问及原因，说，上午到邮局发了封信，找回几毛钱，顺手放入上衣口袋，不知眼镜也在里头。回家看书，取出眼镜戴上，就觉得眼睛不舒服，一会儿眼睛就红了。这“红眼病”无疑是“钱”传染的。不过，这位朋友的“红眼病”很快就好了，倒是这“钱”传染的另一种“红眼病”，不知道使多少人心理失衡，也想一夜致富什么的，着急上火，不在话下。

说到底，“钱”这东西，无非是“财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们为了追求财富，伐林挖矿、燃油烧煤、排放污水废气等等，这种无节制的采伐与消费，致使空气污染，垃圾成山，河流枯涸，酸雨飘落，生态环境的“健康”遭到严重破坏——植物、动